

相关链接

最有名的“夜爬事件”

剑桥历史上最出名的“夜爬事件”发生在1965年。一天早上，市场广场的店主们一打开店门，就远远看见国王学院礼拜堂两个尖顶之间挂着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越南要和平”。

4名“夜爬者”前一天晚上爬上尖塔，在那里系上横幅，然后爬回地面，整个过程无人察觉。“我们必须保持匿名状态，因为我们得顾及自己的学位。”参加那次行动的尼克·雷恩斯福德说。他现在是格林威治和伍尔维奇地区的国会下院议员。

埃德温·盖尔几周后也加入雷恩斯福德的队伍。“我们后来在叹息桥和三一学院的雷恩图书馆屋顶也做了同样的事。”盖尔说。现在是布里斯托尔大学教授的盖尔说：“我们后来又爬上了克萊尔学院的屋顶。我当时实在太激动了，结果一不小心从墙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结果被警察抓个正着。

“这仅仅是悲剧的开始。”雷恩斯福德说。他本人被罚休学一年。不久，当初4名“夜爬者”之一的戴维·杰安在攀登多洛米蒂山时不幸遇难。布赖恩·罗林在攀爬评议堂时被抓住，结果被开除学籍，几个月后死于一场车祸。另外一人，迈克·麦康维尔则不得不在另外一所大学重新开始学业。

“我们担心有人会继续夜爬，”雷恩斯福德说，“我们已经证明了这有多危险。”

夜幕降临时，校园建筑的屋顶上有一些灵巧的身影——剑桥“夜爬族”屋顶找乐趣

这些人身手敏捷，不借助任何专业工具就能爬上某座学院的尖顶。对他们来说，在夜间攀爬学校建筑就是天大的乐趣。这就是剑桥大学著名的“夜爬”俱乐部。

攀岩鼻祖

夜晚行走在剑桥校园内，如果你抬头看一看路边建筑的屋顶，也许就会发现几名“夜爬者”。他们身穿深色衣服，通过不同路径爬到屋顶。“夜爬者”动作很快，5分钟内，他们的身影就消失在夜幕中。片刻后，他们又出现在邻近一座建筑的屋顶。

他们来自“夜爬”俱乐部——一个在剑桥大学正式注册、同其他学生社团一样历史悠久的团体。他们一届一届地传承下来，其组织性并不逊于剑桥其他任何一个社团。由于仅在黑夜活动，其成员对外常以假名自称，外界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因此这一社团颇具神秘色彩。

法国“蜘蛛人”阿兰·罗伯特以徒手攀爬世界各地的摩天大楼闻名，攀岩如今已是一项深受欢迎的户外运动。而在此之前，一些剑桥学生就在天黑后，自发地聚集在学院建筑下，展示各种攀爬技巧，相互切磋经验。他们也许是攀岩运动的鼻祖，因为世界上首批介绍攀岩技术的书就是继承了20世纪早期剑桥大学《校园建筑攀爬指南》的精华。

“夜爬者”绝非那些酒吧关门后无事可做、消磨时光的学生。一些“夜爬者”后来成为真正的登山运动员，并向阿尔卑斯山以及更多山脉发起挑战。

一百多年来，英国剑桥大学一直存在一个神秘的学生社团：其成员从不在白天活动，外界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然而，每当夜幕降临，人们就会在一些建筑的外墙和屋顶上发现他们灵巧的身影。

上房有术

一名俱乐部成员在1937年写下《剑桥夜爬者》一书，描述了大多数数学院建筑的攀爬路径，并提供各项安全建议，很快被“夜爬者”奉为宝典。

爬楼最常用的方法是借助“夜爬者”称之为“烟囱”的墙面——两道相对的墙体，其间空隙只够让“夜爬者”跨骑着爬上去。“爬墙的时候，要一只脚踩在面前的墙上，另一只脚踩在身后的墙上，样子很不雅观。”一名“夜爬者”说，“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其他凸起的辅助物：排水管、石墙的凹槽、还有滴水嘴。”

如果不是2年前装上了报警器，菲茨威廉博物馆到现在还是“夜



爬者”的最爱。这座图书馆的外墙不像国王学院礼拜堂那样陡峭，但墙壁外形比冈维尔-凯厄斯学院的老图书馆复杂得多。它不隶属于任何学院，晚上没有值勤人员。

戴夫·格里姆韦德去年从剑桥大学毕业，现在正在拉夫伯勒接受训练，即将成为一名特技演员。他的第一次夜爬就是在菲茨威廉博物馆。“许多夜爬者的‘第一次’都是在那里。当时天还没暗，我们爬到博物馆屋顶，然后插上一面英格兰白底红十字旗。”他说，“底下的人开始注意我们，人行道上聚集了一大群人。于是，在他们叫来警察之前，我们从原路爬了回去。”

“这真是一项奇妙的运动，”一名夜爬者这样描述，“再也没有比在

屋顶上倾听午夜钟声更让人心旷神怡了。”

“雁过留痕”

“夜爬”运动之所以经久不衰，原因不只是它的浪漫和神秘。尽管危险性一目了然，但“夜爬者”还是喜欢时不时来点恶作剧。有一段时间，“夜爬者”中流行将短裤或内衣留在屋顶避雷针上，作为自己的“名片”。

正在攻读工程学博士学位的戴夫·威廉斯就曾尝试过这种恶作剧。一天晚上，威廉斯和二十来个“夜爬者”攀上菲茨威廉图书馆屋顶的大平台。他们开始留“纪念品”时，突然被2名在楼下巡逻的警察发现。当时，威廉斯正将自己的短裤挂上屋顶一座尖塔。警察大叫一声，众人立即分散逃跑。由于忙着提裤子，威廉斯落到了队伍最后。他沿着排水管爬回地面，看见2名警察冲过来，便夺路而逃，最后借助灌木丛和围墙的掩护，才“虎口脱险”。

其实，警察对于攀爬建筑的态度通常十分开明——只要没有发生诸如损坏建筑之类的事情，便不再追究。但“夜爬者”常常会被警方交由学校处理，校方就严厉多了，有时甚至会开除“夜爬”学生的学籍。

国王学院的门卫总管很支持这种处罚方式。他曾气愤地说，这是对国王学院礼拜堂建筑“纯粹的破坏行为”。相反，礼拜堂的负责人约翰·布特尔特谈起“夜爬者”的恶作剧，却乐得直笑。“大约4年前，有名‘夜爬者’将一个马桶绑在屋顶的避雷针上，”他说，“可能会有人不高兴，但我想多数人对此很宽容。”胡若愚

硬着头皮去打鼓——美国摇滚明星速成学校亲历

想成为摇滚音乐明星吗？想与心目中的偶像同台献艺，而不仅仅是在台下尖叫着欣赏吗？美国好莱坞的摇滚明星速成学校——“摇滚梦幻夏令营”组织者夸口说，能在短短5天内，把普通的你打造成摇滚乐舞台上耀眼的明星。

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戴维·詹姆斯·史密斯在亲身体验了第七届“摇滚梦幻夏令营”后，以第一人称撰文讲述了他的摇滚“梦幻之旅”。

领略学员狂热

当得知要去美国报道“摇滚梦幻夏令营”，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幅怡然自得的度假图：飞往明星云集的好莱坞，住在舒适的星级酒店，偶尔还可以去健健身、购购物。至于报道，我要做的无非就是在课堂角落里静静观察学员们上课。

可报社编辑的一个电话让我的美梦彻底破灭：“我们觉得你应该亲身参与。”我急了：“可我根本不会唱歌！一个音符都不会弹！”但编辑回答我：“没关系。带上口琴或别的什么乐器，去吧！”

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到速成学校报到的当晚，我迅速领略到了众多学员对摇滚的狂热。学校创办者、校长戴维·菲什夫在欢迎晚宴上对着麦克风喊出一连串前几届学员和老牌摇滚明星的名字，现场顿时变成一片尖叫和欢呼的海洋。

学员中也不乏一些专业人士。全球知名软件公司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埃德·奥茨曾是加州一个乐队的成员，他这次带来了当年乐队的全体成员，并帮他们支付全部学费。



■戴维·詹姆斯·史密斯(右)在明星速成学校里过了把乐队成员的瘾

顺便说一下，速成学校的学费可不低，每人1万美元，住宿费另算。

组成多支乐队

开学第一天，按照惯例，学员们需要试演，并根据表现分成数支乐队，每队一名主唱，几名乐器手。而试演的地方竟然是大名鼎鼎的SIR音乐棚。史密斯飞船(也译作“空中铁匠”)乐队、滚石乐队、埃尔顿·约翰……都在这个“音乐梦工厂”里录过音。此外，速成学校还请来了一些老牌摇滚明星为我们担任“辅导员”。

学员们开始一个接一个试演。这时，我看见“斯潘塞·戴维斯组合”乐队的灵魂人物斯潘塞·戴维斯走上舞台。这个来自英国的摇滚乐队曾在上世纪60年代名震一时，戴维斯如今今年逾60，仍活跃在演出舞台

上。校长菲什夫上前和戴维斯耳语一番后，突然面向学员喊道：“戴维！伦敦来的戴维！请上台来。”

我走上前去，手里不知何时被塞进一个铃鼓。戴维斯要带我试演他的经典老歌《给我一点爱》。我拿着铃鼓，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把我推到麦克风前，让我加入合唱，我小声哼了一句歌词“给我，给我一点爱”，巴望着没人听见。试演结束时，我看见菲什夫乐不可支。他对我说：“我看你就加入斯潘塞带领的乐队吧。你们俩都是英国人，合作应该不错。”

终于，所有学员都“各归其队”，13支业余摇滚乐队诞生了。幸好，每一队都有一名专业人士担任“辅导员”。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我们要学习并演绎三首经典摇滚歌曲。

难忘毕业表演

学习期间，“海滩男孩”乐队的音乐指导杰夫·福斯克特、KISS乐队主唱保罗·斯坦利等老牌明星先后亲临学校指导我们。当福斯克特来到录音室时，我们的乐队正在练习“海滩男孩”乐队的经典曲目《加州女孩》。于是他开始教我们如何演绎这首属于他的金曲。每个人轮流接受“点拨”后，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唱得有点样子了。最重要的是，福斯克特教会了我使用铃鼓！随后，我们的主唱拉里·内格尔特意在他唱完后，给我留了一小段旋律，让我能独自打着铃鼓结束整曲。这效果简直棒极了，让我真正感觉到自己是这个乐队不可缺少的一员。

最后一晚终于到来。每个学员都要在“乐队争锋”毕业晚会上展示自己5天来的学习成绩。晚会现场气氛极其热烈，我敢说，其精彩程度绝不亚于任何一场摇滚音乐会，每个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摇滚明星。连我也在舞台上尽情“摇滚”，用铃鼓在自己的头顶上一下一下打出节拍，还加入了许多即兴动作。

精彩的毕业演出后，我患上了“摇滚后遗症”——头顶上被铃鼓敲红肿的头皮，以及一双一听到音乐就不由自主摇摆的手，我管它们叫“铃鼓手”。

我的采访任务圆满结束。离开好莱坞之前，意犹未尽的我在给朋友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我打算不当记者了。”等回到伦敦，我要组建一支摇滚乐队，然后巡回演出。快来加入我的乐队吧！”张代蕾

相关链接

怀揣各种目的学员各有所需

老粉丝 这一届85名学员中，不少人是这个夏令营的老成员。50多岁的鲍勃·菲尔舍尔，曾是家具店老板。他在杂志上看到有关这个学校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向我描述他第一次在这里上课的情形：“那是我生命中最棒的经历，成天和摇滚明星们‘混’在一起。我可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

圆旧梦 有人是来重圆旧梦的。斯科特·戈德堡告诉我，他曾是一名很有潜力的吉他手，但就在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命运却和他开了个玩笑。他在车祸中受重伤，结果错过了摇滚明星杰里·加西亚邀请他加入乐队的大好机会。

找乐子 艾伦·詹金斯来自亚拉巴马州，这名即将度过47岁生日的房地产代理商已经3度入校。问及原因，他耸耸肩说：“这比接受心理治疗强多了。”后来我知道他事业成功，家底殷实，家里有一个仓库专门用来练习打鼓。他每年都来参加这个夏令营，就是为了“找乐子”，放松一下。

疗心伤 女学员简·奥布赖恩来这里的目的是忘却生活创伤，让摇滚乐振奋自己。4年前，她的儿子在车祸中丧生。她对死去的儿子发誓，要好好度过此后的每一天，不让自己在悲痛和恐惧中沉沦。